

麦家 / 著

群众出版社

e 时代获奖作家
“酷小说”系列



充满
爱情的故事
楚

2

时代获奖作家

“酷小说”系列

充满
爱情的故事
楚

麦家 / 著

群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充满爱情和凄楚的故事/麦家著. —北京:群众出版社, 2005. 1

(e时代获奖作家“酷小说”系列)

ISBN 7-5014-3323-2

I. 充… II. 麦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12980 号

充满爱情和凄楚的故事——e时代获奖作家“酷小说”系列

著 者: 麦 家
责任编辑: 张 蓉
封面设计: 章 雪
责任印制: 连 生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 电话: (010) 67633344 转
社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邮 编: 100078
网 址: www.qzcbbs.com
信 箱: qzs@qzcbbs.com
印 刷: 北京京安印刷厂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90 × 1240 毫米 32 开本
字 数: 206 千字
印 张: 10.75
版 次: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7-5014-3323-2/I · 1394
印 数: 0001—6000 册
定 价: 22.00 元

群众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群众版图书,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。

麦家





自序

这几年，我感觉自己和以前有很多之变化，而且变化的步子在越来越加快。从外表上说，原先黑乌的头发——虽然数量上没有明显稀少，但黑的颜色已经很不成样子了；面色也是这样，由白泛黄——像照射我面容的阳光被一层油纸遮挡了，而且这层油纸是有生命的，在与时而不断地增厚。我曾经为自己有张白脸苦恼过，现在我为它变成如此的黄而感到惊奇。不仅如此，变化是从头到脚的，而每一个变化都在



确凿地告诉我：我的身体正在走出青春，走出谜面，走向谜底。但我从未没有因此忧过、哀过，因为和内部的变化相比，外表的变化又似乎是比较温和的，起码没把我变成四只脚，甚至也没变成另一个人——这从20年不见的人见面照样还能认出我这点可以为证。但是说到内部，我敢说我已经完全已变成另外个人了，这个人常态的东西在越来越少，晚上睡不着觉，白天不愿意出门，亲情和爱情都让他感到疲倦，财色也不再诱惑他，他将大把大把的时间都消耗在胡思乱想中；他满足于抽象的方式占有这个世界，他的生活正在以消失的方式迎世。说真的，这个人我并不认识，可他就是我，是现在的我，总的说，我已经越来越不太理会客观的真实，我认为那并不可信。我甚至对什么都不相信，



包括对自己。但这是行不通的，生活中很多事情——每一件事情——都需要我们拿出一个态度，一种观点，哪怕是一个说法。没有这些，你可能连自己都会被“没有”掉。这时候，我往往只听信于自己，把自己的一些感受当做客观，当做真实，当做一切来看待。而由这个一切构成的世界只能成为文学的世界，一个虚拟的国度。

有两个职业一直十分迷惑我：一个是间谍，一个是破译家。间谍有大牌明星的一面，住五星级宾馆，开劳斯莱斯，坐头等仓，甚至还有私人游艇和飞机。他们风流倜傥地穿梭在空中、地上和水上的各类豪华场所，脸上总是挂着自信而诱人的笑容，然而夜幕下，他（她）们的每一个睡梦都笼罩着死亡的阴影。一个间谍留下了这样的诗：清晨醒来/看自己还



活着/这是多么幸福的事……
命悬一线，这就是一个间谍的生死秘密，他（她）们就这样度过并迎来每一个白天和夜晚。相比，破译家束之高阁，门外有重兵把守，抽屉里有各种保健良药，生死之虑几乎是无稽之谈。然而，牢靠的生命背后是生不如死的生存境遇，日日枯坐，夜夜冥想，生命像不是用来生活的，而是用来等死的。如果说间谍在生死之间还有浪漫、风情的一面，那么破译家连类似的想象都不会有的，有的只是暗无天日的沉重和煎熬。破译密码，是一位天才努力揣摩另一位天才的“心”。这心不是美丽之心，而是阴谋之心，是万丈深渊，是偷天陷阱，是一个天才葬送另一个天才的坟墓。俗话说，一人藏，万人找。破译的本质是不可破译。正常情况下，一部高级密码在

保险期内被破译的可能性几乎为零，而超过保险期的破译，其价值又为零。密码的了不起就在于此。破密家的悲哀也在于此。在人类历史上，葬送于破译界的天才是最多的。有人言，能够把一个个甚至一代代天才埋葬掉的，世上大概也只有该死的密码，它把人类大批精英圈在一起，似乎不是要使用他们的天才，而只是想叫他们活活憋死，悄悄埋葬。这一切是我的心理现实，也是我写作的“源泉”。对一个文学写作者来说，内心的现实远比现实中的现实更重要。这是个简单的道理，但我用了好多年的时间、耗费了好多的心血才明白。

很多人死了。没有死的人，也许是疯了，也许是生不如死。这是我小说中人物的大致情形。有人说，我对他们不公，其实是生活对他们不公。我越来越来发现——相信，生活在一个禁锢的、扭曲的、噪动的、变态的世界里，很多人



的命运里总是有太多的困难，太多的问题，以致最后连一个正常的、健康的生存权都可能失去。失去也是得到。他们得到了我的关爱，我在日夜想念他们，不能释怀。他们是我陌生的亲人，我为他们感动，为他们流泪，为他们祈祷。我知道，时代确实在变，日新月异的变，有些美德变成了迂腐，有些崇高变成了可笑，有些秘密变成了家喻户晓。但我相信，有些东西、有些价值、有些目光，是恒定的，永世不变的。从理想的角度说，我写作的意义就是想找到，或者建立这些东西、这些价值、这些目光。写作是坐牢。写作每天把我关在屋子里。我不觉得这是愉快的。但是我知道，如果让我每天出门，去办公室上班，去各种公共场所——茶馆，酒吧，夜总会——跟一些认识或不认识的人谈天说地，那样的话我会更不愉快。没有谁想有意为难我。不是这样的。问题



是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这个那样的需要别人适应或理解的种种习惯，甚至毛病。对我来说，我要忍受自己和自己的那些问题已经让我感到够困难了，更不要说去忍受别人的。一个人呆在家里，除了有点孤独无聊外，没什么对付不了的困难，而写作又是对付无聊的好办法。写吧，我总是这样对自己说，也对我写作的朋友这样说。



目 录

充满爱情和凄楚的故事>	1
两位富阳姑娘>	17
谁来阻挡>	37
天知道>	82
飞机>	170
农村兵马三>	209
我的阿加蒂斯>	255
听风者>	284



充满爱情和凄楚的故事>充满爱情和凄楚的故事

充满爱情和凄楚的故事

你们总是说要不那个玩笑排长是不会死的，但无论如何排长是开了那个玩笑的。排长说：“你要是小特务，我当然要把你抓起来，还要叫小狼狗整天看管着你。小狼狗在这山上比谁都跑得快，你要逃跑的话，小狼狗就会追上你，把你美丽的小脸蛋咬个稀巴烂。”

这就是排长开的那个玩笑。

如果这玩笑确实是导致排长被枪杀的根源，那么，这个故事就显得特别凄楚甚至悲惨了。

随着排长的死去，你们可以听到小狼狗悲痛的呜咽，呜咽的声音很像一个孩子伤心的啼哭，悲悲切切，断人心肠。小狼狗的悲鸣惊动了南河河里的小鲫鱼和北山山上所有的生灵，包括哨所里的士兵，士兵们循着小狼狗的呜咽声从山上奔跑下来，发现排长已倒在血泊中奄奄一息了。

从排长倒下的姿势和面向看，你们推测那颗该死的子弹是



由南河对岸飞来的。现在暮色已经降临，南河上笼罩着雾一般的紫气，你们无法看清楚对岸的景致。但是小狼狗的呜咽声回响在山谷之中，水波之上，唤醒了你们沉睡已久的思想，你们猛然抬起头，此时间你们仿佛看见裙正在对岸悄悄隐去，消失在一团黑暗中。

裙是这个故事里的另外一个人物。裙是个漂亮的小姑娘。裙今年十三岁。裙有一副嘹亮的好嗓子。裙出现在故事中时，你们要注意听她唱的歌曲，那是一首你们听不懂却又似乎熟悉的歌曲，歌的曲子有些忧郁、凄楚，好像是一位悲伤的恋人在歌唱她一去不回的情人。歌声回荡在南河上空，南河从而浸透了莫名的伤悲。但是，伤悲的河流怎么会流到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身上呢？这就是你们不知道的，也是故事要告诉你们的。

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，排长正在丛林中巡逻。烈日吊在中天，热气笼在北山上，天地静得寂寥，排长穿行于紧枝密叶中，心地荒凉又冷漠。这时候，凄婉的歌声如同一只翩翩飞舞的白蝴蝶，含蓄地在水波上荡漾开来，绕过藤蔓和各种树木的枝桠，飘进了排长的耳朵里。排长听着听着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惆怅。歌声牵引着你们寻找唱歌的人。排长挤出丛林，举目就看见了裙，她坐在河水中央的一块光滑的大青石上，面向着北山，两只脚丫子像两个拨浪鼓似的敲打着河水，仿佛是在为什么事高兴，手舞足蹈的。但她放出的歌声，凄婉得使你们觉得那更像是一种哭泣，悲悲伤伤的。悲伤的歌声令



排长心神迷离，他监视良久，悄悄地下山来，隐蔽在一块巨石后面。这里离河边并不远，可以看见河里游动的鱼。

南河在秋天里只是一条清澈的小溪，闪烁出鹅黄的色彩，成群的鱼儿在浅亮的水中排成队伍，往来来来，川流不停。阳光下，裙美丽的脸蛋上挂满细细密密的汗珠。不知是因为阳光还是悲痛，她的双眼一直紧闭着，细长的睫毛像一条黑丝线一样弧在一对弯弯的柳眉下，显得无比动人。排长警觉地望了望对岸，田畈里摇曳着绒绒茅草和七零八落的狗尾巴草，并没有人影和可能的埋伏，便恰到好处地探出头来，客气地问：

“小姑娘，你在唱什么歌？”

裙顿时噙住了歌唱，从大青石上滑落下来，惊恐地盯着排长和排长手上的小狼狗。

排长牵紧了小狼狗，再一次望了望对岸，又问：“小姑娘，你怎么唱着这么伤心的歌？你在哭吗？”

“我的羊跑了，它跑到你们的山上不回来了。”裙惶惶地说。

排长回头望一望山坡，看见不远处的绿色中闪着两团耀眼的白色。那就是裙的羊。裙原来是个牧羊女。牧羊女在阳光明媚的下午容易在柳树下瞌睡，趁着睡觉的时候，不懂事的羊就撒野越过了界河，跑到了异国他乡。这是件麻烦的事情。牧羊女需要悲歌当哭。裙是在歌唱她一去不回的羊儿，不是恋人。裙才十三岁，没有恋人，只有两只小白羊。

“那没事，等它们吃饱了，它们就会回去的。”

“不，它们不会回来了，”裙望着两只羊说，“那边山坡上

长满了它们最爱吃的八角刺，它们吃上八角刺就不愿回家了。”

排长又回头望一眼山坡上的小白羊，它们像蓝天里的两朵白云，啃吃着一片片碧绿的八角刺叶，如醉如痴的。

“那你过来把它们牵回去嘛。”排长说。

“可……我可以过来吗？”裙惊奇地问。

“可以，”排长笑笑说，“你是小女孩，你可以过来的。”

裙涉过河来，上了岸，绕过排长，向山坡上走去。不一会儿，她赶着羊儿从山坡上下来。裙穿一条白裙衣，步履轻捷如风，在阳光下就是一个你们想像中的天使。裙确实是个优美无比可爱无比的小女孩，她唤醒了排长所有深藏着的温柔。兄长般的温柔。水草般的温柔。男人也有水草般的温柔。排长也有水草般的温柔。

“小姑娘，你今年多大了？”

“十三。”

“上几年级学了？”

“我不读书。”

“为什么？你才十三岁，应该上学的。”

“我们的老师都去当兵了，学校也做了营房，我们已经没有学上了。”

排长沉默不语。

“这边的八角刺长得真好，我可以天天过来放羊吗？”

“怎么不可以？可以的，你是小孩子的嘛。”

“你们不会把我抓起来吗？”

排长笑笑：“不会的，你又不是小特务。”

裙认真地：“我不是小特务，我是放羊的。”

“那你就过来嘛。”

“你们……一定不抓我？”

“一定。”

“小狼狗也不咬我？”

“小狼狗也不咬你。”

“叔叔再见。”

“再见小姑娘。”

裙欢喜地看一眼排长，撩起美丽的白裙子踩进了河水里。河水浅且清明，透露出缤纷如绘的鹅卵石。鹅卵石圆又光滑，裙一步一步地走，宛如一叶缓缓漂走的白帆，最后消失在对岸齐腰深的茅草丛里。

这个故事要出现的第三个人物是杀手。杀手是裙的哥哥。你们要记住裙的哥哥是一个阴险狡猾的杀手，心里头暗藏着无数的鬼点子和杀机。这个故事自开始到现在，他一直隐藏在田畈里的茅草丛里，端着子弹上膛的步枪，瞄准着排长。没有扳动扳机，不是因为他不想或不敢，而是没有上好的时机，也许是时机还不到。毫无疑问，你们应该把杀手想成一个满脸横肉、用心险恶的冷面杀手。他是决计要干掉排长的。所以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排长的牺牲是不可避免的。当有人决计要杀掉你的时候，你总是幸免于难的。